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濟公全傳

第三回 施禪機趙宅治病 說佛法暗中救人

話說濟公把趙文會之母治好，還有六歲孩兒求濟公治。濟公說：“我可能治，就是藥引子難找，非有五十二歲男子，還得是五月初五日生人。十九歲女子，八月初五日生人。二人的眼淚合藥，纔可治好。”蘇北山、李懷春見和尚真有來歷，便問和尚在哪裏住？貴上下怎麼稱呼？和尚全皆說明。趙文會至外面派家人找五十二歲男子，五月初五日生人。眾人覓問一回，就連本宅及外來親友家人皆沒有。歲數對了，生日不對；日月對了，年紀不對。大眾直找至門口，見外面站了一人，年約半百以外。家人趙連升忙過去抱拳拱手，說：“老兄貴姓？”那人說：“我姓董名士宏，本錢塘人氏，在這裏等人。”家人說：“老兄五十二歲嗎？”答曰：“不差。”又說：“五月初五日生辰嗎？”答曰：“不差。”家人忙過去一拉，說：“董爺你跟我來，我家主人有請。”董士宏說：“貴主人怎麼認得我？你說給我聽再去。”家人就把找藥引子之故，說了一番。那董士宏就跟他到了裏面，見了濟公、趙文會等，家人回明皆引見了。濟公說：“快去找十九歲女子，八月初五日生人來。”董士宏一聽，這歲數及生日，合他女兒一般，心中輾側不安。祇見家人進來說：“姑奶奶的丫鬟春娘是十九歲，八月初五日生辰，把他找來了。”祇見由外面進來一個女子，董士宏一看，是自己的女兒，心中一慘，落下淚來。姑娘一看是他父親，也就啼哭。和尚哈哈大笑說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我今一舉三得，三全其美。”伸手取出藥來，托在手中，叫家人用二人淚水化下藥，叫人給趙公子灌下去。少時神清氣爽，病症全好。和尚告訴趙文會董士宏丟銀子上吊，自己救他父女團圓之故。趙文會幫了董士宏一百兩銀子，把春娘教他領去，自給姑奶奶再買一個使女。李懷春一問和尚，方知和尚是靈隱寺濟公長老。蘇北山過來給和尚行禮，求慈悲慈悲，給母親治病。和尚站起來說：“我到你家裏去吧。”蘇北山說：“很好。”趙文會也不好相留，拿出白銀百兩，給濟公作衣服。和尚說：“你如謝我，附耳過來，如此如此。”趙文會說：“師父請放寬心，我是日必到。”說完，同蘇北山出了趙宅。董士宏父女謝濟公送走不提。

且說和尚到了蘇北山家中書房落坐。和尚問蘇北山：“令堂老太太之病，可曾請人治過？”蘇北山說：“實不相瞞，請過多少先生皆不行。前者有一位神醫活人湯萬方先生給治，並未見好。又轉請李先生給治，也不見效。皆說上歲數人，氣血兩虧，不能扶養也。我也盡人力憑天命。今日得遇聖僧，真乃三生有幸，該當老母沉痾痊癒。”說著，就同和尚出了書房，來至青竹軒西院上房門首，是路北五間，至內落坐。祇見老太太在床上躺著，那些婆子、丫鬟均站旁邊，笑和尚身上破爛不堪。和尚說：“你等休笑我這件衣服，且聽我道來：‘世人休笑僧衣破，本來面目世上無。’”家人獻上茶，濟公掏出一塊藥，托在手中。蘇北山一見，其黑似檳榔，異香扑鼻，伸手接了靈丹妙藥，問：“此藥何名？”濟公說：“那是我和尚的妙藥，名叫要命丹。比如人要該死，吃了我這藥去，把命要回來，又名伸腿服丸。”蘇北山用水化開，給他母親灌下去，少刻老太太病症痊癒。

蘇北山吩咐擺酒，請和尚在書房之內，落坐吃酒，談論些古往今來之事。濟公胸藏錦繡，滿腹經綸。蘇北山方知是一位世外高人，便拜和尚為老師，要給和尚換衣服。濟公一概不要，說：“你要謝我，祇須如此這般。我要走了。”蘇北山說：“師父，我這裏就同你老人家俗家一般，哪時願意來，哪時就來，在我家住著。”和尚答應說：“好說，我今天回廟去了。”和尚出了蘇宅，到街市之上，口唱狂歌說：

自古當年笑五侯，含花逞錦最風流。如今聲勢歸何處？孤家斜陽漫對愁。嗟我兒輩且修修，世事如同水上鷗。因循迷途歸願路，打破迷關一筆勾。

濟公回到廟中，他在大碑樓上睡覺。廣亮要害濟公長老，以報前仇，知道濟公在大碑樓上睡覺，派徒弟必清夜內放火燒死濟公。頭次放火，被濟公一泡尿，撒了小和尚一腦袋，把火澆滅。二次又放火，把大碑樓點著了，祇見烈焰騰空，火光大作。有詩為證：

凡引星星之火，勾出離部無情，隨風照耀顯威能，烈焰騰空勢猛。祇聽忽忽聲響，沖霄密布煙升，滿天遍地赤通紅，畫閣雕樑無影。

這大火一起，廟中眾僧皆起來說：“不好了，快救火！瘋和尚道濟在樓上睡覺，要被火燒死！也該遇著劫吧。”大眾把火救滅，監寺廣亮以為這次把瘋和尚燒死，無人知覺，正喜悅之間，祇見濟公由大雄寶殿出來，哈哈大笑說：“人叫人死不肯，天叫人死有何難？”廣亮一見濟公沒死，心中不悅。他至方丈那裏回話，說：“火燒大碑樓，理應治罪於他。”老方丈說：“火燒大碑樓，此乃天意。與道濟何干？”廣亮回稟方丈：“國有王法，廟有清規。咱這廟內一人點燈，眾人皆點燈，按時刻吃齋睡覺。道濟點燈火不息，連夜點燈，凡火接引神火，有犯清規，理應治罪於他，砸毀衣鉢戒磬，逐出廟外，不准為僧。”老方丈說：“太重，派他募化重修可也。”吩咐：“叫道濟進來見我。”不多時，祇見濟公從外面進來，立在方丈面前打一問訊，說：“老和尚在上，我問訊了。”方丈說：“道濟，你不守清規，火燒大碑樓，派你化緣重修此樓，必得一萬兩銀子工程。問你師兄給你多少日子期限。”濟公說：“師兄，你給我幾日期限？”廣亮說：“三年你可化來一萬兩銀子嗎？”濟公說：“不行，太遠，還得說近著些日期。”廣亮說：“一年你化一萬兩銀子，修大碑樓工程，行了嗎？”濟公說：“不行，還遠，你往近說吧。”廣亮又說：“半年吧。”他搖頭還說近些。廣亮說：“一月。”濟公仍嫌遠。廣亮說：“一天你化一萬兩銀子可行嗎？”濟公說：“一天化一萬兩銀子，你去化吧，我不行。”濟公說罷，哈哈大笑。眾僧皆議論道：“一百天限期，叫他去化。如化了一萬兩銀子，將功折罪。”濟公也答應，每日出去化緣，在臨安捨藥救人，普渡眾生，記名徒弟收了無數。裝瘋作傻，也不露本來面目。

那日在飛來峰後山坡之上，見兩獵戶打著兔鹿孤鶴。他阻住去路說：“二位貴姓？哪裏去？”那人說：“我叫陳孝，綽號美髯公。那是我結拜弟，病服神楊猛。由山上打獵回來，師父何人？”濟公說明了，又哈哈大笑說：“每日在山穴，終朝來打獵。你為養你生，它命就該絕。”楊猛、陳孝知和尚是高人隱士，立刻跪下行禮，拜濟公為師，說：“我二人從此改行，同朋友在鏢行找碗飯吃，想個安身立命之處。”和尚說：“好，你等必日見茂盛。”二人走後，和尚在廟吃酒開葷，並不化緣。廣亮也不催他，想到了日期，好把他逐出。光陰荏苒，日月如梭，過了一個多月，他一兩銀子沒化。這日濟公見看山門的和尚不在，他到了韋馱殿，看神像威儀，甚為可觀。有詩為證：

鳳翅金盔耀目，連鬚鎖甲飛光。手中鐵杵硬如鋼，面似觀音模樣。足登戰靴墨綠，周身繡帶飄揚，佛前護法大神王，魔怪聞知膽傷。

濟公看罷，說：“老韋同我出去逛逛吧。”伸手把韋馱扛起來，出了山門，循西湖往前行走。來往行路之人就說：“眾位，我瞧見過化緣和尚，有拉大鎖的，有打木魚的，沒有過扛著一個韋馱爺滿街化緣的。”和尚哈哈大笑說：“你不開眼，少說話。這是我們廟中搬家。”眾人聽和尚之言都笑了。

和尚正往前走，猛抬頭一看，祇見一股黑氣，直沖霄漢之間，濟公按靈光連擊三掌，口中說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我焉能不管。”正往前走，祇見大街路北有一座酒飯館，是醉仙樓。上掛酒牌子。寫的是：太白斗酒詩百篇，長安市上酒家眠，天子呼來不上船，口稱臣是酒中仙。兩旁對子是：醉裏乾坤大，壺中日月長。裏面構棋響。濟公一掀簾子，說：“辛苦了掌櫃的。”裏面掌櫃一看，祇當他是化緣的小和尚，說：“和尚，咱這裏是初一、十五纔給錢。”那濟公說：“是了，我們這裏是初一、十五纔賣哪。”站在門外，祇見從東邊來了三人，是米糧店掌櫃請客來。濟公一伸胳膊說：“三位要吃飯哪？這裏初一、十五纔賣哪。”三人一聽往別家去。一連

來了三四起人，都被濟公擋回去了。飯館掌櫃的大怒，從裏面出來說：‘和尚，你都把吃飯之人擋走，是甚麼居心哪？’濟公說：‘我要吃飯，方一進門，你就告訴說初一十五。我知道你這裏是初一十五纔賣飯呢。’掌櫃的一聽說：‘我祇當你是個化緣的哪，故此纔告訴你初一十五給僧道的錢，你知道嗎？’濟公說：‘不對，我是吃飯的。’掌櫃的說：‘你請進來罷。’濟公扛韋馱到了後堂，找了一張淨桌兒坐下，要了幾樣菜，吃了四五壺酒。用完，叫跑堂的過去算一算，一共算一吊六百八十文。濟公說：‘寫賬罷，改日吃了一同給。’掌櫃的早就在這裏留神了，聽說沒錢，掌櫃的過來說：‘和尚，把吃飯之人都給支走了。今日吃完，你不給錢走不了！必須要給一吊六百八十文。’濟公正與夥計口角相爭，祇聽外面一聲吶喊，如雷霆之聲。來了兩位英雄，要大鬧酒飯館，引出許多事來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